

# 傳奇人的軼事

■賀巾

21/2/05 <滬南河>

被李光耀稱為「馬共全權代表」的方壯壁，新聞界把他當作傳奇性的人物加以報導。因為，幾十年來，他一忽兒從事秘密地下工作，一忽兒出面與李光耀共商反殖大業，一忽兒又神秘失蹤，在國外流亡，一忽兒又到了游擊隊；直到「光榮和解」（1989年稱）在泰南出現，接著，時有接受記者採訪，談談他對時局的看法，直到2004年2月6日，因病逝世，享年78歲。

筆者認識方壯壁，卻少有聽到他談自身的傳奇事跡；所談的不過是日常瑣事，雖然如此，卻也洋溢著生活情趣。

## 喜歡唱京戲

方壯壁在部隊稱為李兵。他說：曾在慶祝會上表演過京劇唱。這是隊伍中的新鮮事。他說：對戲曲之類的東西，並無特殊研究，倒是從唱詞的文學性引起了興趣。他原來就喜歡詩詞。由於他特殊的經歷，有時也通過詩詞表達某些政治觀點，或抒發自己的感情。這種愛好，多少也表現了他性格中剛柔結合的一面，尤其是1995年，當他申請回星探親時，遭到內政部官員指為「共產黨恐怖分子」時，激起了他極大的憤憤，寫了兩首詩加以駁斥，一首是〈同胞們 請聽著〉，另一首是〈恐怖分子 你這四個黑字〉（詳見方著《新加坡啊 新加坡》p.129）。

他理直氣壯地說：「為了人民，為了國家，多少先烈犧牲了，多少不命先行者、愛國者遭受苦難、顛沛流離、家破人亡，難道他們都進行了「恐怖活動」？他們都是「恐怖分子」？」

他指責這些官員是「延續殖民統治的香火」。

他聲明：「對於這種侮辱和

蓄意挑釁，完全不能沉默。」

似乎是從自身的經歷敏感到，有必要對身負重任的同伴，有所預示，他喜歡唱京戲中〈智取威虎山〉的一段——〈共產黨員〉：

共產黨員，  
時時聽從黨  
召喚，  
李檢重任挑在肩，  
一心要砸碎  
千年鐵鎖鏈，  
為人民開掘那  
萬代幸福泉。  
越是艱險  
越向前！  
.....

一顆紅心似火燒，  
化作利劍，  
斬兇頑！

記得60年代初，星洲政局動蕩，左派面臨分裂，站在鬥爭的前列，他深有感受。他回到鄉村區隱蔽的屋子，那裡時常有地下同志過往，而那屋子剛剛「頂」過來不久，尙來貼上春聯。他一時靈感來潮，揮筆寫上：

既成神已然忘我  
處俗事自是無私

橫匾是：「天下為公」。可見是與他所唱的京戲內容如出一轍。

他又從愛好文學出發，也喜歡馬來班頓和馬來諺語，以至於能隨時背誦。如1993年，有位記者問他：既可在泰國居留，那麼對於回返新加坡的想法，又如何？他立即以馬來諺語回答：

Biar hujan emas di luar negeri,  
lebih baik hujan batu di

negeri sendiri.

（意即：儘管外鄉下的是金雨，還是要家鄉的石頭雨。）

他說：「這一句馬來諺語，強調了對祖國的懷念。」（《新加坡啊 新加坡》p.21）

他對詩歌的愛好，有時也用來表述他對複雜的人際關係的難以言狀的描述，如他在〈鵝卵石〉一詩中，就反駁為褒，寫道：

.....  
先天的鋒芒，  
生成的棱角，  
都隨著  
時間  
流去。

我要把  
渾身的圓，  
頂千鈞的力，  
守護  
大地。

我要用  
渾身的圓，  
肩涉難者的腳，  
讓他們踏過，  
去迎來

勝利！（方著《一片生疏的天地》P.71、72）

## 先生小便

談起當年在星洲搞「地下」時，他倒是頗能以苦為樂，也許，這是與他出身農民家庭有關。他說：有一次他帶著一位戴近視眼鏡的老先生躲到了鄉下的一間亞答屋裡，鄰居問起，只好說：那老人家是「教書先生」。一進門，應付說他身體不好，就躲進房間；那時不敢隨便拋頭露面，以免被敵人的耳目盯上。

那天下起狂風暴雨。兩人躲在房間裡開會。後來，那老人

## 〈傳奇人的軼事〉

尿急，而鄉村的廁所都在戶外，一時無計可施，便想道：下這麼大的雨，「打狗不出門」，誰還會來呢？不如就地解決。於是，老人家便蹲在窗口「噓」起來，誰知事有湊巧，幾個鄉村小孩淋雨取樂，正好嘻嘻哈哈奔了過來，突然碰上，便大叫大嚷：「先生在窗口小便，先生在窗口小便！」

老方（方壯壁）談起此事，不禁開玩笑道：「那次真是斯文掃地！」

### 剃人頭者

在搞地下階段，為求謹慎，我們都不到理髮店理髮，而是自備「推刀」，加上刀片，同志之間「互剃其頭」。但有一天，老方沒有人作伴，頭髮長了，又偏偏有事要出門，只好「自理」。他有辦法對著鏡子自己「幹起來」。這叫做「剃人頭者，亦剃己頭」。當然，剃得並不理想，卻可蒙混過關。

老方的本事是，推刀用鈍了，還可以自己磨。本來，這是必須送去店舖用機器規範起來磨的，但他手巧，自己磨了，倒還「管用」。

「剃人頭者，人亦剃其頭」。後來內部關係複雜，有人另

作比喻，成了具有某種諷刺性的「哲理」。當年內部搞「整風」運動，意思是「整」人者，最終也逃不了被人「整」的命運。

這套「哲理」，後來應驗。某些「剃人頭者」，終於「被人剃頭」，嘗到個中滋味。如果他看得很開，會私下覺得，既然過去「整」過別人，如今風水輪流轉，沒有甚麼大不了，應該能隨遇而安。但也有些人看不開，因此耿耿於懷，有的甚至精神瀕於崩潰！

後來老方曾感慨道：當年對流亡國外的同志，有時不免「整」得過火，但主觀上的目的，無非是想從思想上求得統一，保證隊伍能回老家去見「江東父老」，不至於在國外「爛掉」。「整風運動」的結果，還是有些人「半途下車」，過自己的「太平生活去了」！

（當然，時至今日，這些陳年舊事，還是存有爭議的。）

在某些場合，老方也自省：本來，當年對流亡隊伍內部，在關係上應放寬鬆些，也可讓同志們去學多一些手藝，以便能深入各階層，做出更大貢獻。

（上）

22/2/05 (305)

# 傳奇的軼事

■賀市

這樣做，經濟上完全做得利。也即是說：那時不應該把全部成員都弄去上山（從事農牧）下海（捕魚），只因當時的指導思想偏「左」了，有以致之。

## 養狗

由於在星洲搞地下活動的關係，老方特別愛狗，一談起「狗事」，簡直三天三夜談不完。在地下環境，「狗」差不多等於「哨兵」，在夜間，一有生疏人到來，狗吠起來，我們立刻警覺，並採取相應措施。鄉間地理條件好，加上平日注意搞好左鄰右舍關係，敵特驟然來襲，也難有所獲。所謂「神秘」者，只是一些人不知原由罷了。

他說：西方人稱「狗是人類的第一個朋友。」

他的養狗主張，就是要捨得花時間去「逗」，去「招呼」，也即是說從「小狗」好奔跳、好咬好玩時抓緊訓練。這絕不是一日之功；狗的「靈性」也不是憑空而來的。

和老方相處，總見他閒空時就替狗洗澡、捉蚤，或是塗藥治傷等……每當他從外面回到家裡，那狗就搖尾後隨，相當親熱。

在星洲，有一次住處找不到小狗來養，他甚至託人到柔佛夫人的「愛護動物協會」，領養了一隻雌性的警犬，外形像港片（義犬）愛樂，後來同志們把他叫做「愛樂小姐」。這隻狗，在老方的悉心照顧下，很快長得高頭大馬，很有靈性。所謂「小姐」者，龔起牙來，那黑嘴好怕人。曾有一位「不速之客」，突然登門，被牠逼到牆角，嚇得發抖，不敢亂動，老方呼喝一聲，牠才放走來人。從此，鄰近的人，都聞名這「家有惡犬」，不敢隨意靠近。

據說，後來老方行蹤暴露，不能回到該處，那隻義犬每天還到路上等候，甚至不思飲食，終於餓死在門前那條小路上了。

原來那次老方與同伴回到住處的大路口，發現被人監視，他立刻隨機應變，轉入另一條小徑，過了一村又一村，走了數公里，才甩掉敵特。兩人已氣喘如牛，渾身大汗。那位同志累得夠噲，老方卻已恢復過來，準備再走。那位同伴可能還不知道他曾是運動健將，只嘆服說：「原來你也是《水滸傳》中的神行太保！」

## 禁止弈棋

有人在輿論界說：「方壯聲還在下棋，仍如往昔的聰明，只是站錯了邊，還拿了一手爛牌。」

老方聲明道：這是搞錯了，他不會下棋，無論是中國象棋、國際象棋、圍棋，都不會下。「我們的一些棋迷瘋迷事，很早我就定了「禁止迷棋」的地下活動限制了。」（《新加坡啊 新加坡》P. 110）

這是確切的，在流亡國外期間，有個同志被差到嶼上買中藥，藥中有病人等著服用，可是，那人買好了數帖中藥，回頭正遇見有人在路旁弈棋，正是「棋逢敵手」，「鬥得激烈」，把他吸引住了。他先是在旁「觀戰」，續而當上「顧問」，再後下去就不客氣地「喧賓奪主」，充當「主將」了。結果是輸了一局，不甘心，再戰一局。可是家中的病人等急了，又差一個人來催，這才趕了回去。真是「急驚風」遇上「慢郎中」！這事引起了公憤，從此，老方就宣布：平日禁止弈棋，以免誤事。後來又規定：節日期間，宣布「開放」幾天，讓棋迷過過棋癮。

## 愛好農牧

某日，筆者陪同老方和另一位華中校友，在泰南也拉府公園散步，閒談中聊起母校校園中的槐樹，後來茂密成林，當年反對國民服役鬥爭，同學們曾在樹幹上刻上「勿忘五一三」，以資紀念。

老方說：他曾到東陵植物園去，向園丁討來一些槐樹苗，拿回羣

中校園，由校工去種。不知是否這些。

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段趣事，大家的話題於是轉向了懷念華中的校園生活；一個說起昔日在虎豹樓前冒雨踢足球的頑皮事，一個說，還記得那位赤膊的報販——「無我先生」為華教義賣的事，我說，夢見要去「小南天」喝咖啡，被樹林擋住了，找不到路，醒來還鬧咖啡廳。我們都盼望著，如果有一天能一起回到那山崗上，舊地重遊，一定很有意思。

可惜，老方等不到這一天了！

老方出身農民家庭，他對種植、畜牧，都有濃厚的興趣，記得在流亡期間，他曾幫助同志餵豬，有些做法，也是屬於「破格創新」的。

他們養的母豬生了豬崽，依照村民的保守做法是不敢給「坐月」的母豬洗澡，老方卻主張，可以放手試試。照道理，保持衛生，應該有利豬的健康。從日常觀察，豬也要衛生，一般的，牠們大小便都自動到豬欄的另一角落，總不會拉在自己的床位上。於是，老方主動替母豬洗澡（正如他替狗沖涼一樣）。後來，果然這母豬和小豬都長得胖嘟嘟的，村民們感到新奇，前來參觀。

老方還有另一「破格」創舉，就是試用竹料建屋。因為當地盛產竹類，於是，用大竹作柱，用竹片作牆，頂上蓋著瓦片，建了一間五房一廳的大屋。這屋頂的瓦片，重量以噸計，而竹柱竟然頂住了。這多少有些冒險。其中還經過一次，擔心一條橫梁不夠力，另外換過的所謂「偷樑換柱」嘗試，只是為求謹慎，換時拆掉一些瓦片。

大約70年代，這屋子還經受過一次六級地震考驗，居然安然無恙。我還記得那屋子搖晃時，幾個小孩驚呼而逃的場面。……

老方曾說：「有些事只能試著幹，並無十分把握；若是保守些，也就幹不成了！」

## 非常執著

在XX村搞旅遊業，他處在重重困難中，老友們曾勸他道：「算了吧，放棄掉，專心寫你的回憶錄。」他雖然接受意見，但遇到具體瑣事，又總是不捨，勉為其難地支撐下去，最後，據中醫師說：「他是積勞成疾」。換言之，也即是精力作了過多的「透支」。

他一向以為，自己曾是運動員，體質較好，卻無奈耄耋之年，歲月不饒人！

按他的脾氣，要幹的事，就要「鏗而不捨」，正如他寫的一首詩〈旱天的竹筍〉（《一片生疏的天地》P.42、43）一樣，似乎成了他自身這一特點的寫照：

用渾身的尖，  
渾身的利，  
穿透沙石，  
刺破大地。

用渾身的尖，  
渾身的利，  
挺開群樹，  
衝向天際。

「既不是春，  
又沒有雨，  
為何  
不等待  
更適當的  
時機？」

「不，  
我不等。  
我是  
天生的尖，  
天生的利！」

（《一片生疏大地》P.42、43）

他在《新加坡啊 新加坡》一書的〈後記〉中說：「將在另一部書裡闡述我對新加坡獨立鬥爭；對新加坡的「顛覆活動」的親身經歷，我也將會概要地說明我的觀點和意見。」

儘管對這段歷史，評論界可能會有所爭議。我們都盼望著這部遺著面世。（下）（泰南）